

艾庵密箴

河洛私見

太極圖說

虛齋先生密箴序

余束髮而談掌故竊竊焉
蘄不詭於先民蓋嘗步趨
槐市憑几據梧則憮然而
思偃俚辟雍陪儒紳論議

則悚然而戢縛絀豆籩唯
諾詔介則屯然而歛前席
衿帶自羞型範則愁然而
憂然至卧廬清燕四顧閒
寐時而焦火時而凝冰徬

徃傳遷之間跣驅唐肆之
迹方寸遽廬若棧山航海
矣夫人一身惟是精神榮
衛脈絡相環龍淵燕息既
病於坐馳蒙茸陸梁必傷

卷之二
於物化如腑臟內虛而欲
禦風寒之外至豈可得耶
蓋觀古之聖喆几杖著銘
工虞傳箴目頌衮惟良非
虛境因取吾鄉虛齋蔡先

生密箴揭之座右仰而瞻
俛而惟顙然若有得也我
朝程朱之學爲世赤幟河
東之薛有讀書錄餘干之
胡有居業錄并先生之箴

而三矣因梓之以示同志

清源後學蘓濬謨

又庵密箴

宗齋延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密箴五十條予年二十四至三十二時所作者
當時類用片紙書置下書處外人是跡不到之地
今年四十八矣朋遊間尚無一人得見其一者
故謂之密也密之者踐言實難虛名易動無益於
已徒誑於人而亦以自累也舊稿零星在敝笥病
中見之不欲棄滅也因令子弟輩錄之未及次第
亦以貽吾子弟爾蓋予自三十二三以後亦自厭

作箴矣未有多言而不妄者此固箴中語也光祿
楊方震先生辱與進我甚厚然當悉予所病且相
別在邇故特出此以道予愧尚望爲不肖密之也
弘治庚申歲十一月二十七日虛齋蔡清書
風光月霽其心胸海濶天高其器宇鳳文麟趾其威
儀玉振金聲其辭語

試將曾子與閔子騫之言而萃爲一編清心正容一
展誦何其氣象之至誠惻怛而溫然咄咄汝清以汝
輕薄資今日正須學子與與子騫

曾子與魯中之故也閔子騫無爲之有爲也吁君子

固不慥慥爾

點君莫若半點私但著半點私終無人不加點者莫
用半點術但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巍巍溫
公律身嚴與人忠赤心質神明素行乎孩童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地神祇祥風和氣皆在
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沴皆在乎此咄
咄爾清既有意於實學尚日復乎斯語

聖賢雖無心占便宜終則盡天下便宜事都歸聖賢
做了彼凡計較目前便宜者究竟都不得便宜矣噫
向使王莽而肯爲周公曹操而肯爲文王亦孰得而

禦之然惡木在先除根波其素所著者危矣噫
毋譏譏多言毋譏譏多言星大子曰德盛者言自傳
然而繼之曰文盛者言亦傳則愚竊以爲未然是又
將待我以柳宗元

德之威人也重矣哉誠之鑑物也豫矣哉是皆不勞
而得者也故君子貴知務

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爲而疑我之爲之也乃爲信
於人

劉器之謫潞州時小人有爲部使者郡中事無巨細
皆詳考竟不得其纖毫至過往驛券亦無法外者部

使亦嘆服之嚴哉嚴哉

韓魏公稱司馬溫公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
但當與有志之士同有執鞭之願嗚呼丈夫豈不在
自立哉魏公何如人也其於溫公又爲前輩也而推
重溫公如此溫公所立何如哉

毋徒嘒嘒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也只似爾七八尺之
身毋徒嘒嘒然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則卽此目前
一啓齒一舉足皆道所有

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只驗夫喜
怒哀樂之未發時氣象爲何如此法可以養心可以

養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宜實得造化之機
培夜氣引旦氣善用其氣造化在我而已矣

莫虛勞著步莫虛放出聲久之自閒適蕩蕩復平平
元城於不妄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伊川
一年方只去得個著字而明道少年之氣心猶不覺
其躍然於十一年之後也故曰言之非難先行其言
堅苦強忍作工夫古之人皆然

古人有言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
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嗚呼國家之所
以作養人材聖賢之所以注維後學者意良在是也

爾其亦知之乎能知之又自言之而不能踐之然則
爾其亦知之乎

宇宙之間三不朽身心之外悉皆虛言出於爾而忘
之乎爾今年幾何矣

朱子曰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
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
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憾惜不幸蹉跎死
生以之噫豈不堂堂然真大丈夫哉

程子曰人能將這一個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
般樣看則有甚妨碍大哉言乎此卽西銘之見也欲



爲成人者斯其實地乎

程子曰君子之志所慮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噫清不肖親嘗爲小人之事矣程子斯言可念也

進取功名易變化氣質難痛須加猛省莫負好衣冠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之人以疾雷破山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酬惟胸中一點堂堂者常有以屹砥柱于中流

周五峯云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詞氣從人反身言辭下爲君子任已蓋非者鮮不爲小人噫門者

敬爾心術慎言行事而和厚爾詞氣檢點之功
之未至將不迷於明者之一照而爲遠近之所瞻
而況人心有神雖非明者亦未易欺

器量要宏識見要精趣味要清

食服常溫一體皆春心氣常順百病自避

周子之幾超凡之梯張子之像作中之據程朱之敬
立身之命徵以立身實地斯有像以作聖吾計始定
幾以超凡一躍入關名三實一靜虛動直
清不清負爾名介不介義安在

山居不欠薪舟行不欠水更有便於是人心不欠理

吁嗟人心分不欠理我欲仁斯至惜也早不知茲
味逮血氣之力衰而義理之念回今年將暮矣不及
今而蓄三年之艾今七年之病竟何時起矣

戒爾重其言言欲亮而貞出於我也不重則人之聽
之也輕惟古之聖賢分率然隻語天下聲垂之後世
而爲經

心術要正大舉動要光明如青天白日乃不負平生
善言者自簡善應者自定言不見鍾不相則不鳴水
不止則不澄

善言者自簡善應者自定言不見鍾不相則不鳴水
不止則不澄

其幾不可以不明

長注念於遠大而實地則在乎目前夫惟能踐實地於目前是以能垂聲光於緜緜而可以上報乎君親師與夫先聖先賢

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緜緜大儒乃多言爾夫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

天之助人爲善也至快至周而無毫髮之或慳天之報人之惡也亦不信至密而無毫髮之或漏細考之遠計之當自見爾或曰信若此言孔顏不當厄

蹠跡不當論矣曰天道之定亦既昭昭於子之言表矣顧猶未之察耶

潛其心於淵堂之天奉其身於光弔之地言則無一字之遺而亦無一字之贅動則如萬鈞之弩一發使中其機會此古之聖人也

師道閉門處老瞞獨睡時用之得其道造化無藏古昔聖賢所樹立明並日月照天地非義一毫無取中方能充養浩然氣方能做得人閒事

俗云一刻直千金學者用心當如此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見得其實切已

爲實信天下以大節鍊天下以器量包天下以學識周天下以規模駕天下以實才欲實事業副天下於乎豈不真烈烈然世之大丈夫哉

先民曰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爲千載汝清壽決不能百年甫及壯而氣體已若耄矣不早爲自愛計將復何所待耶

若是真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真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不然徒日皇皇於多故而在身無愛用之實在心無灑落之趣是直博學之小人而詞章之兒監爾危哉

欲爲一世經綸手止讀纂編緊要書枝葉繁相幹
餒空勞皓首作卑儒當官更有本經在博古能令始
不迂

格天之功興於衽席溺身之悔誤於詞章
聖哲之卧要亦有思不在身心則在天下

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
若能做好人仇家不得嗔不能做好人朱均無至親
以楊勉仁之動而論文放以李原德之望而論文達
吁彼乎達乎其公論之不可沒乎誤矣二公个真可
爲也已矣

有數大恩不可忘天也地也君也親也師也凡匡吾
過惡而輔吾所不及者也

艾庵密箴終

艾庵密箴



密箴序跋

虛齋先生學問蓋已造於精微矣其反身自檢之功
又嚴切如此密箴凡五十條最愛勸君莫用半點
私若用半點私終無人不不知勸君莫用半點術若用
半點術終無人不識一條往年守合浦嘗大書於後
堂屏風出入親有失君子之不敢用私用術非恐人
之知識而後不爲也若小人則直謂可以欺人而無
所畏爾先生此箴正所以深探小人心術隱微之病
使之知其無益而或改也二者之病私尚易見而術
之爲禍尤烈自古秋以人至用以欺天下後世機



械翕張居之不疑久則沿習成風人亦莫之怪矣洪
水猛獸之災何以異此讀先生之箴者所當深察而
豫防也故刻之以廣其傳嘉祐丁未夏四月吉後學
惠安張岳識

曾自年十四五時卽深愧質不如人竊杜撰箴語或
粘於牖或書於几其詞率乳臭甚私心常畏人知以
爲行之不逮言之反作惟嘿取性理中濂溪明道晦
庵南軒諸先生贊仰屋思之庶幾見其人顧若德高
語邃第尚口吻閒與耳食無異反躬謂何則又取方
正學雜箴雜銘如坐立行寢之類及所著冠帶衣履

聖硯紙等里也者而遇事候焉久具忘之矣
昔而馳矣獨吾鄉虛齋先生密箴僅數條繕寫一紙
常帶袖中期出入不悖今叨宦逾二年所猶自省行
事與箴言無當也况孔孟四書之言能庶幾乎友人
聞而笑曰吾與子生同虛齋之里學步虛齋則虛齋
矣何子每苦心如是也會曰質不相同心固異致子
不見夫荔與荔乎荔之性甘俟日至之時未有不甘
者也梅性酸必奪其酸而許多甜劑之始能可口與
荔同甘會今猶然酸者友人仁曾言而勸曾之梓使
同志者或諒會好規之甚而日以過規會也萬曆乙

未夏四月吉後學管江林謹識

歸里期月掩扉獨坐家君既授先儒遺書取種讀之
一一將身子對照方覺針砭入骨及繆先生又示蔡
文莊公密箴藏木觸目瞿然益知君子慎獨工夫如
是語云爲善無近名又三心爲嚴師此文莊作箴意
也夫人心喜溺晏安則引之檢攝而不樂就好言夸
大則鄙于浮僞而不自知入莊當塊然一室時乃原
爲之防嚴爲之責危其惡警其闕兢兢本聖賢爲師
又恐流于汗下顧名思義不惟銘之于心而直筆之
于書嗚呼何其真也蓋顛丁獨而猶有出入于外者

亦有獨之不慎而外能光飾者暗室屋漏不見不聞
風思憧憧潛滋暗長浸假而爲鷄鳴之起旦晝之牴
昏夜之求夫誠防之不豫也責之不嚴也通書曰若
子乾乾不息于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
信哉以文莊之理學名節爭光史冊抑知其不以昭
昭而忽冥冥者哉是箴也雖其取義也近稱名也顯
然密者靜幾也靜中觀未發氣象非致虛守寂之謂
正在于體認天理無有間斷耳立莊真洗心退藏于
密者哉定也志學不早悔比日深願以有生之年得
從繆先生後質諸先民自勵愚柔請奉是箴以作之

鑑云康熙辛酉孟秋後學彭定求謹識于思過居
昔有問程先生云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
時如何存養得熟先生答曰古之人耳之于樂目之
于禮左右起居盤盂八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
今皆廢此獨有義理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
自熟此先生慎獨之功也今讀蔡文莊公密箴五十
條何一非先生戒慎恐懼之遺意乎當其靜處一室
外人足跡所不至每自呼其名又自責曰某不肖又
曰爾誰欺負爾名忽曰爾今年幾何矣提撕警覺皆
於人所不見之地反躬自責刻刻有不自安之心刻

有不白滿之意如在上如在左右上帝臨汝見
暇汝十手十目悅然在心嗚呼亦可畏哉文莊公學
問精微其著述見于經解圖說爲後學津梁而其用
功嚴切又在此五十條中所以秘不示人者也先王
父大叅西垣公筮仕閩中得此書于公之曾孫如川
君雖經鐫刻流傳甚少久爲吾家秘本一日與予同
門雲客彭翁讀之擊節稱服謂予曰子旣刻劉念臺
先生證人約以勗同志當刻此書以自勗也後學繆
彤撰

管子曰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工商之子恆

爲工商是故肯苞肯播則有先人之耒耜在鳩工庀材則有先人之尋尺在變化贏縮則有先人積著之法在至于脩行誼誥世故則有先人之箴規在此良有所傳非苟而已也先人父虛齋公明經謬行爲世莊重而密箴五十條尤其喫緊此吾家之本枬尋尺積著也名卿張淨峯公甚愛其書付之梓而序其首今舊本就圯矣如川不肖旣不克闡揚世業又懼不克守先人之遺書以至泯泯也因重新之以識不忘萬曆丙子春孟孫如川謹跋

於天地爲完人便於視爲肖子先文莊公箴中所念

也箴行百四十餘年海內諸名公多爲序引無慮數十家矣神廟丙子春先光祿祖伯重新之題數語爲跋伯雖登仕踵武宦跡多奇行猶未敢任完人肖子云況邦駒顯顯庠中祖先遺書多不能讀唯謹司而守敢曰是吾祖父語我以作全志者完人肖子方法乎箴之末條有云有數大恩不可忘詳書于後聊誌祖德崇禎庚辰中秋孫邦駒謹書

河洛私見

宗裔延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看河圖洛書私見

看河圖須按據太極圖而指畫之則自然理路分明
不然但見支離而不圓活渾成有甚涉牽強焉者蓋
通河圖是一太極之全體也自其動而生陽者言之
陽起於太極之子位是爲天一水生於天者
成於地一得五而爲六於是地六居其外象陽進於
太極之卯位是爲天三三生木三得五而爲八於

是地八居其外矣自其靜而生陰者言之陰起於太極之午位是爲地二生於地者成於天三得五而爲七於是天七居其外矣陰進於太極之酉位是爲地四生金四得五而爲九於是天九居其外矣陽極於午而陰生陰極於子而陽生此又陰陽之相根而循環者也是河圖渾然一太極也噫子周子實再闡吾道之太極者也然周子留中所得之趣無窮而其畫圖於指下者則技亦窮矣何者謂不足以盡其留中所得之趣也今學者但知○之爲太極耳而不加光筒圈子周子意本欲其團圓旋轉百千萬周而已

乃是以形容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妙也但畫之筆下則無可奈何僅得如此而已况太極雖一氣循環而實界分陰陽今此箇圈子終是不見得陰陽動靜之別至是則周子之技又窮矣於是再爲陰靜陽動圖而以左白者爲陽右黑者爲陰白中之有黑爲陽之根於陰黑中之有白爲陰之根於陽而中復結之以小圈子以爲太極蓋此箇圈子元非小也與上而大圈子只是一箇而陰靜陽動實皆其中所元有之物事也但筆畫之際外此再無餘法耳豈三才之理真能使其活潑潑於此也噫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或能徒誦之數四而已耳豈能盡知其所以不盡之
故哉蓋學必洞其微妙而後能從容自在做箇人庶
不汨於聲利盡於近小也

河圖配八卦說

清謂欲知河圖之配八卦先須定却水火木金方位
然後將數與卦分貼則庶幾明白如水太陰居北火
太陽居南木少陰居東金少陽居西於是以數配之
蓋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一六皆在北爲太陰也二
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二七皆在南爲太陽也三八木
則在東爲少陰四九金則在西爲少陽明明白白白

無可疑但四九以老陽之數而居少陽之位二七以少陽之數而居老陽之位爲不盡合然此就可以明陽之道主動而通變與陰之守靜者不同是亦造化自然之理矣是於河圖之中又自有陰靜陽動之妙豈人爲哉亦豈人爲所能到哉

按啓蒙圖式艮震俱可說在北巽離俱可說在南今却只以艮連坤爲北而以震連離爲東只以兌連乾爲南而以巽連坎爲西者此天道左旋之運也而又以見天下無有無根之物焉何者坎西金也金則生水水雖旺在北而根已發於西北之艮矣坤北水也

水則生木木雖旺在東而根已發於東北之震矣離
東木也木則生火火雖旺在南而根已發於東南之
兌矣乾南火也火則生中央之上而從中土以生金
金雖旺在西而根已發於西南之巽矣是亦非人力
所爲要皆天然之妙也管見如此尚恐牽強穿鑿而
無俾於正義姑且私記於此

先天八卦之合於洛書則又全不假一毫安排人道
之妙甚不可測其所以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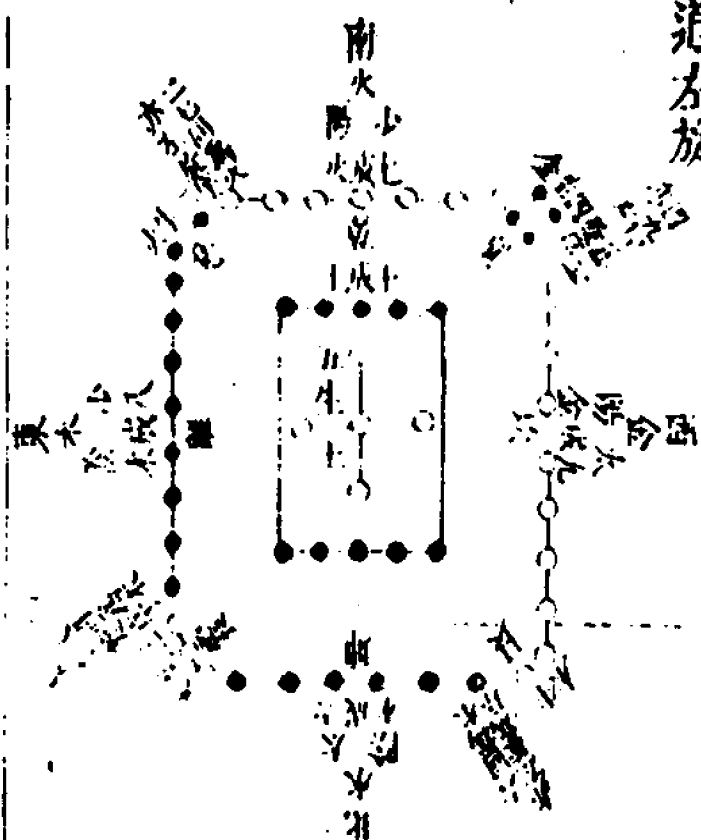
易分明是天地所造也

天之生物借地以形天之作易借聖人以呈

洛書之數其四連九爲老陽二連七爲少陽者以左
旋也陽之從其方也其三連八爲少陰一連六爲太
陰者以右旋也陰之從其方也蓋亦未嘗無說焉
洛書之爲九時象不得如河圖之爲八卦者之詳密
矣蓋以是恰好當得簡九字耳其取象本意只如此
固簡徑而用易不事求太深密也故邵子又曰方者
地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昉於此乎且畫州井地只是
取九數而已又豈必拘拘於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云
云哉故先儒嘗病人讀書有曰本淺也而鑿之使深

卦氣之運

大道左旋



準橫圖乾兌當為太
 陽巽坎當為少陽今
 却反之者陽之老少
 主動而通其變方知
 是圖又有陰靜陽動
 之象焉

右啓蒙圖式或伏或則河圖以作易圖

此所謂橫圖者卦書之成也其太陰之一六少陽之二七少陰之三八太陽之四九者本河圖之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之數也橫圖圓圖之所以合者卽在此若泥於數目次第則似一六當爲太陽二七當爲少陰三八當爲少陽四九當爲太陰而非本圖自然之造化矣故惟以五行生出之次觀之則自明白

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太陽	太陽	少陰	少陰	少陽	少陽	太陰	太陰
四	九	三	八	七	六	五	十
		陽	陰			陰	陽

五行生出之次觀之則自明白七爲少陽四九爲

可各私見

太陽者蓋陽主進二七少而四九老也三八爲少陰
一六爲太陰者蓋陰主退三八少而一六老也大抵
不出此理分而言之十二三四爲四象之位六七八
九爲四象之數今併論之者蓋有是位則有是數數
與位元自相依也何以謂陽數九爲老七爲少陰數
六爲老八爲少蓋陽之純則三三爲九而進之極矣
若兩二一二三則爲七是陽方進而未純斯少者也陰
之純則三偶爲六而退之極矣若兩三一一二則爲八
是陰方退而未純斯亦少者也此陰陽老少之所以
名也

七九皆奇故爲陽數六八皆偶故爲陰數
而極陰退至六而極蓋四象之數只是河圖外面之
六七八九而已易數雖百千萬億無不起於此其內
尚之一二三四又自爲四象之位也
啓蒙圖式元註云橫圖者卦畫之成

此謂伏羲畫易一勾生二至有乾兌離震巽坎艮
坤之八卦也

圓圖者卦氣之運

此謂自艮坤水而震離木而兌乾火而中央土而
巽坎金五氣順布也土於四行無不在

以卦配數離震艮坤同而乾兌巽坎異者以陰之老少主靜而守其常陽之老少主動而通其變故也
橫圖離震爲少陰之三八艮坤爲太陽之一六同圖亦然同也橫圖乾兌居太陽之四九巽坎爲少陽之二七及圓圖乾兌乃居於少陽之二七巽坎乃居太陽之四九異也同者象陰之靜而守常也異者象陽之動而通變也陽不異無以見其動陽不動無以顯陰之靜陽無動陰無靜無以盡造化之妙用此是圓陰陽同異之閒所以爲不可缺之義也

人馬

則洛

書以

作範

之圖

一五行

二五事

三八政

四五紀

五皇極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川五事次

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川五紀

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

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

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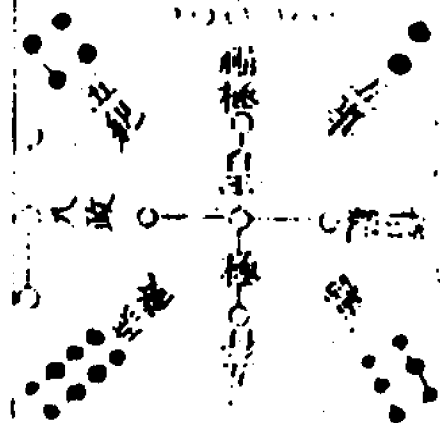
五行曰水火木金土

五事曰貌言視聽思

八政曰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

五紀曰歲月日星辰曆數

五皇極



六 德曰正直剛克柔克

七 稽疑曰雨霽蒙騁克曰貞悔

八 庶徵曰雨暘燠寒風時

九 福極五福曰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六極曰凶
短折疾憂貧惡弱

蔡氏曰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
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
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
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證
之人也福極者人惑而天應也

又曰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
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
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
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
也

又曰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
以數明也

又曰木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
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
之以庶徵勸懲之以嚮極皇極之所以行也

河洛私見

二七四九以左旋

先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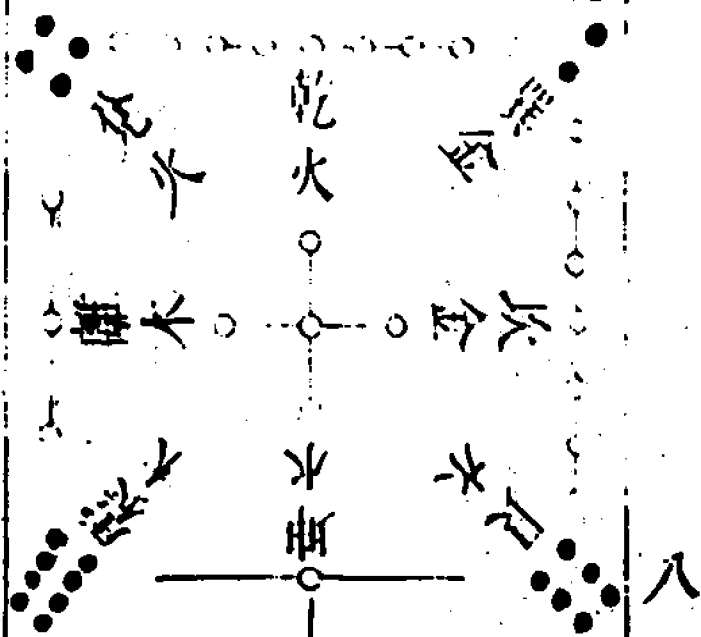
八卦

合洛

書數

之圖

一六三八以右旋



河圖艮坤為太陰水洛書亦艮坤為水河圖震離為少陰木洛書亦震離為木但河圖艮居一而坤居六此則艮居六而坤居一河圖震居三而離居八此則

震居八而離居二雖然其共爲木爲木則一也此所謂二而一也至於乾兌之爲火巽坎之爲金則又二七四九之各易其位固足以見陽之主動而通其變抑又爲老少之各當其位也

原註云先天八卦乾兌生於老陽之四九離震生於少陰之三八巽坎生於少陽之二七艮坤生於老陰之一六其卦未嘗不與洛書之數合詳見原卦畫篇末下同謂以下諸圖亦詳見原卦畫篇也

原註云後天八卦坎一六水

離二七火震巽三八木乾兌

四九金坤艮五十土其卦未

嘗不與河圖之位數合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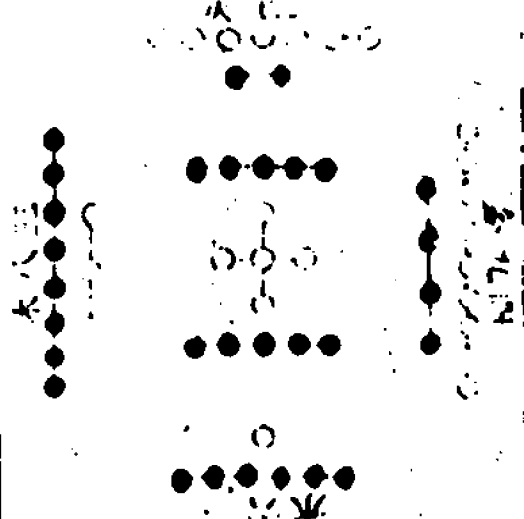
書所以相為經緯而先天後

天亦有相為表裏之妙也嗟

乎蔡氏之言曰此理之外無

復他理故圖書往往有合也

後天 八卦 合河 圖數 之圖



伏羲六十四卦節氣圖

通釋原註云嘗因節于冬至于半之說推之則六十

四卦分配節氣三至二分四立總爲八節每節各兩卦外十六氣每氣各三卦合之爲六十四卦也 詳見原卦畫篇

二十四氣分屬十二月十二支

十一月大雪冬至子 十二月小寒大寒丑

正月立春雨水寅 二月驚蟄春分卯

三月清明穀雨辰 四月立夏小滿巳

五月芒種夏至午 六月小暑大暑未

七月立秋處暑申 八月白露秋分酉

九月寒露霜降戌 十月立冬小雪亥

氣有節有中節云者蓋其初過月限也中云者月已及半也每月之節氣猶四時之立也每月之中氣猶二分二至也

圖中有每一卦各生八卦其四立并二分二至則在彼此八卦之交界處其餘十六氣皆在諸卦腹裏也腹裏六卦分作二氣其交界處首尾各一卦此卦之首交上卦之尾此卦之尾交下卦之首各二卦爲一氣勢亦自著不得三卦也亦似妙哉

六十四卦分配二十四氣每氣皆三卦而惟四立及二分二至各二卦却似不恰好而涉牽強者然以三

之其十六氣各三卦皆在八卦所生諸卦之
裏每氣三卦爲一氣之始中終也其二至二分四立
止二卦而皆在上下八卦之交界處彼此之交有中
焉則亦前一卦爲氣之始後一卦爲終其交界之中
卽中也此義似隱而顯豈不亦自恰好哉此所謂交
界之中亦猶邵子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者也

序蒙通釋曰朱子嘗欲取出圓圖中方圖在外
 圖虛中以象太極

河洛私見



十三



愚謂圓圖既可虛中以象太極則亦自兩儀分四
 象又分而為八卦以至重為六十四卦必矣但圓
 圖是將已畫之卦改現而圓耳故當初不復從方

一倍法為圖非蔽其妙也

伏 幾 六 十 四 卦 方 圖

否	坤	剝	比	觀	豫	晉	萃
遯	謙	艮	蹇	漸	小過	旅	咸
訟	師	蒙	坎	夬	解	未濟	困
需	升	蠱	井	賁	賁	豐	大過
無妄	復	頤	屯	益	巽	震	隨
同人	明夷	賁	屯	家人	賁	離	革
履	臨	損	節	中孚	歸	睽	兌
乾	泰	大畜	需	小畜	大壯	大畜	大畜

今考方圖乾坤艮兌坎離震巽八卦之正也此八卦
乾起於西北以次而兌而離而震皆斜向上東南坤
盡於東南其次爲坎爲艮爲巽皆斜接下之西北
泰否咸損旣濟未濟恆益卽乾坤艮兌坎離震巽之
交不交也

泰者乾坤之交否者乾坤之不交交者謂乾下坤
上之交通不交者謂乾上坤下之各居其所也咸
者艮兌之交男下女也損者艮兌之不交由在上
澤在下亦各居其所也旣濟者坎離之交水火相
爲用也未濟者坎離之不交水火二物各居其所

也坎上離下所以爲交者火木炎上之物今居下
以上熱乎水水木就下之物今居上而受火之熱
烹飪之象也

恆者震巽之不交剛上而柔下所以爲理之常也
益者震巽之交柔上而剛下爲交相益也

圓圖乾居南今轉而居西北

本註云內乾八卦居北外乾八卦居西此恐未然
蓋緣圓圖乾居南之乾只是一箇乾旣只是一箇
乾則亦只是一箇乾轉今却分爲西與北則與轉
字爲非本旨且轉字下亦當添字矣若圓圖之有

八乾則七乾乃一乾之子卦也在方圖亦當以此
例觀之不當分西與北爲二也況如此說又與下
文所謂乾起於西北坤盡於東南者自背戾矣
坤居北今轉而居東南

本註云內坤八卦居南外坤八卦居東此亦未然
其辨如上

而艮兌坎離震巽皆易其位

圓圖兌居東南艮居西北今則兌居西北艮居東
南圓圖離東坎西今則坎東上離西下圓圖震東
北巽西南今則巽東而近南震西而近北是此六

卦又皆易位也

于以見方圖不特有一定之位而有變動交易之義
有一定之位謂不似圓圖卦氣之運也有變動交
易之義謂圓圖乾居南今轉而居西北之類其變
動也既變動則彼往此來而爲交易矣此交易承
變動而言與一定之位義相反對不必謂是對待
之定體也

啓蒙通釋本義曰此圖同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
離盡卯中坎盡酉中

此舉四正之位就該得四隅而統十二支矣乾盡

午中者起自泰之巳也過乾則一陰之巽生而爲
姤矣坤盡子中者起自謙之亥也過坤則一陽之
震生而爲復矣離盡卯中者起自明夷之寅而盡
於同人之卯也坎盡酉中者起自訟之申而盡於
師之酉也蓋四正之卦四時之正位也謂之此圖
圓布者對方圖而言蓋方圓圖元是以圓含方而
共爲一圖今則折而改之也

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
此文以二儀之分運而言而卽以見一氣流行之
妙動靜相生之機也

其陽在南其陰在北

一氣之運其實陽達於南陰歸於北以十二律管驗之可見氣運之生於子盡於亥也

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

於乾曰始於坤曰盡此亦有義蓋地氣之行實自西北來以古今王氣觀之可見地形亦然故曰天下如常山蛇勢西北爲首中原爲腹東南爲尾也蓋方圖象地

其陽在北其陰在南

其陽在北故北方風氣剛勁其陰在南故南方風

氣柔弱

據圓圖則陽在南陰在北據方圖則陽在北陰在南何如此之相背耶曰南方體陰而用則陽北方體陽而用則陰體者其靜用者其動也大圓而動地方而靜也故今南方雖風木柔弱然受陽氣之流注故山川之生物窮冬不絕也北方雖風木剛勁然陰氣盡歸於此陽氣方散於此故偏寒而少產後榮而先枯也

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爲陽方於中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也

二者謂方圓二圖也不謂陰陽二氣也陰陽二字則當以活套看隨在而取配也如圓於外者爲陽方於中者爲陰則以方圓相對取陰陽也其實所謂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則圓圖元自有陰陽也又如所謂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則方圖亦自有陰陽也

動而爲天者未嘗無靜靜而爲地者未嘗無動此亦就二圖相對而云以見其各以陰陽相耦所謂無無對之物也此處實以方圓二圖爲對耦

邵子
天地
四象
之圖



愚謂先天後天圖不分天地者渾天儀也舉天而該地也意亦謂地對天不過也蓋造化之柄亦歸於一

邵子經世演易圖以太陽為乾太陰為兌少陽為離少陰為震此四卦自陽儀中來故為天四象少剛為巽少柔為坎太剛為艮太柔為坤此四卦自陰儀中來故為地四象詳見原卦書篇

乾無所不統也邵子分天地各有四象者陰陽配
 合之氣也其實陰陽無定名分合無常勢苟於義有
 取則意之所見皆非鑿也抑足以相發明也

朱子

天地

四象

之圖



朱子釋邵子說以乾兌艮坤
 生於二太故為天四象離震
 巽坎生於二少故為地四象
 但以太陽為陽太陰為陰少
 陽為剛少陰為柔不復就八
 卦上分陰陽剛柔與邵子本
 意不同自為說也

上文元註云云似不可曉蓋以二太爲天四象二少爲地四象則太陰亦當爲天少陽亦當爲地而又謂但以太陽爲陽太陰爲陰何也實未可曉當記以問若夫與邵子本意不同愚意則謂朱子一時記憶或偶有誤不然則記錄者之謬耳不深求其義不錄亦可

河洛私見終

掛枋過樑總圖

掛枋	十三	老陽	掛一	十二
●●●●	●●●●	●●●●	●●●●	●●●●
四約	三分	為	者	者
四約以四	分以十二	一即四與	奇為三	節為四
策約之三	策分為三	奇為三	節為四	節為四
●●●●	●●●●	●●●●	●●●●	●●●●
三	各復	有	為	之
此序指三	復上圖三	以策於其	上而箇二	策中者
過樑	樑	三	十	六
●●●●	●●●●	●●●●	●●●●	●●●●
四約	得	得	得	得
四約計九	箇四亦為	四箇九四	九三十六	九之子也

按掛枋十二之圖似當改置今私附之

初有左枋三●●●後有掛一右●●●又有掛一右●●●
 右枋一者其●●●左枋一右●●●左枋二右●●●
 掛一不計圖●●●左枋二●●●左枋一者圖●●●
 如下●●●如下●●●

可各公見

光

老陰					少陽				
廿	初	去	十	掛	干	初	去	十	掛
者	為	分	弱	弱	者	為	者	為	弱
者凡有三樣也	者三謂為八	也為三者	八也即偶	同上二即	一者一計	簡四也	簡四為奇	二八為偶	四約三分
之母	為	有	各	三	之母	為	有	二	三
復中各復	其而簡	用於川甲	中各四不	三三謂於上	復有同前	各取復在	用於復中	中各四不	三三謂於上
四	十	二	樸	過	八	十	二	樸	過
之	為	得	弱	弱	之	為	得	弱	弱
六之子也	六二十四	四箇六四	箇四亦為	四約計六	七之子也	七二十八	四箇七四	箇四亦為	四約計七

通釋按朱子掛扚圖四圖說并及過樸之數今總爲一圖著之全數除初掛一外粲然可見矣詳見明著策篇

此係近世之法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故老陽少陰變數皆二十七少陽變數九老陰變數一無復自然之法象也詳見明著策篇

按第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非特爲六扚而後掛三營而成易於再扚四營之義不協且後二變不掛其數雖亦不四則八而所以爲四八者實有不
同蓋掛則所謂四者左手餘一則右手餘二左手

餘二則右手餘一不掛則左手餘一右手餘三
手餘二右手餘二左手餘三右手餘一此四之所
以不同也三變之後陰陽變動皆參差不齊無復
自然之法象矣其可哉因爲圖以明之

虛齋先生性理要解序

我國家表章宋儒而濂洛關
閩諸君子之所論列校之天
祿播在學宮幾與六籍並傳
矣吾鄉文莊蔡先生沉浸理

學諸所著述一以宋儒為標
如密箴數語足追訂頑蒙引
二篇實翼註疏俾宇內文學
掌故之士得由委以會源條
分而縷析若提夢夢者而覺

之超已至其冥搜之暇神游
太極左圖右書字字而櫛之
言言而綜之想其得意數中
究心象外若揖羲皇於夢寐
契宣父於韋編下上于濂溪

考亭之間而未易為口耳糟粕者道也末學卑卑雕鏤為工考索為拙此固無足齒者乃號高明士而虛談性命遺棄象數甚且舉宋儒而迂之

嗟夫使理可無數則儀何以
兩才何以三時何以四而行
何以五使數果異於理則德
不必四性不必五情不必七
而疇不必九即天苞地符安

用圖書彰往察來安用畫卦
而易一經又何稱禮樂詩書
之鼻祖耶故緣理著數聖人
也即數明理君子也忽君子
之所明而妄意聖人之所不

議是長禪定之標而樹甚聞
之幟也吳越故多士然濂洛
關閩之書輟而不講舊矣余
因表是編而出之以示多士
讀是編也庶幾有三絕之思

哉

清源後學蘓濬謨

蕭先生性理要解序

我國家表章宋儒而濂洛關閩諸君子之所論列
天之祿播在學宮幾與六籍並傳矣吾鄉虛齋蔡先
生沉浸理學諸所著述實迥宋儒而上之如密藏數
語足追訂頑蒙引二篇實翼註疏俾宇內文學掌故
之士得由委以會源條分而縷析若提夢夢者而覺
之趨已至其冥搜之暇神游太極左圖右書字字而
櫛之言言而綜之想其得意數中究心象外若揖羲
皇於夢寐契宣父於韋編下上于濂溪考亭之間而
未易爲口耳糟粕者道也未學卑卑雕縷爲工考索

爲拙此固無足齒者乃號高明士而虛談性命遺棄
象數且舉宋儒而迂之嗟夫使理可無數則儀何以
兩才何以三時何以四而行何以五使數果異於理
則德不必四性不必五情不必七而時不必九卽大
苞地符安用圖書彰往察來安用畫卦而易一經又
何稱禮樂詩書之鼻祖耶故緣理著數聖人也卽教
明理君子也忽君子之所明而妄意聖人之所不議
是長禪定之標而樹勘問之幟也吳越故多士然洛
洛關閩之書輟而不講舊矣余因表是編而出之以
示多士讀是編也庶幾有三絕之思哉清源葆淳

太極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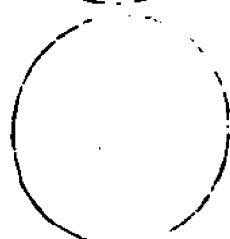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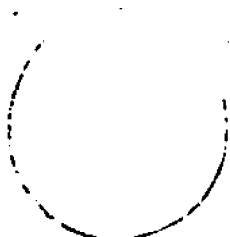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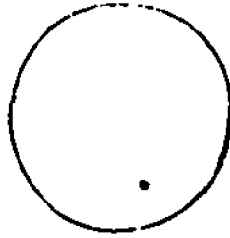
宗齋廷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陰靜

坤道成女

太極



萬物化生

陽動

乾道成男

○今強讀曰虛罔子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朱子說

太極圖說



曰無極言初無所極也曰而太極言實則爲天地人之
原也

極字所從來本字指至極故極字從木今以理之至
極而借此以名之猶如本是道路之義今亦以是理
爲人之所當行而借名之也

太字是太字加一撇蓋大之有加焉者也既曰太
而又加以太蓋以此理至廣至大至精至微至中至
正一極字猶未足以盡之故加太字於極之上以盡
矣盡矣不可復加矣易贊乾曰剛健中正純粹精
亦此意故周其詞而此則其詞約也

又《易》曰：「至哉坤元，至即極之義。」曰：「大哉乾元，大亦太之意。」但陽雖得兼陰，然對陰靜而言，猶只是靜動之一偏，而非其全體之妙。故乾只言大而不兼言至，亦未至於太也。

自孔子以後，只言太極，未嘗言無極。世之昧者，蓋有以陰陽五行之例而求太極，於有形象者，故周子復添「無極」二字，明其只貫乎陰陽五行之中，而實超乎陰陽五行之表也。朱子釋此句之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極之義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太極之義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云者只是理之尊號也蓋冒萬理而一之也所謂道之大原也

朱子曰無極而太極二而字輕無次序也

或曰因此而字故生陸氏議論

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

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

朱子

本體實全體也曰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者愚

嘗以爲所以動而陽者靜之陰也所以靜而陰者動

之陽也蓋陰根乎陽陽根乎陰此所謂全體也即所

謂本體也即所謂理也以愚嘗見論之盡六合皆氣

也理則只是此氣之理耳先儒必先有理而後有氣及理生氣之說愚實有所未解

此只是易大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其曰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此正易本義所謂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蓋陰陽非道陰陽所以迭運之理則道也非他也

朱子曰今人說陰陽上別有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

◎今強讀曰實圈子

此



改讀曰太極

之動而陽靜而陰也

陰中



一太極

者其

本體也

朱子說

陰靜陽動之中有太極焉此卽所謂陰陽一太極也
所謂非有離乎陰陽也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
陰陽而爲言者也其實○與○也對而觀之○其
不雜乎陰陽者歟○其不離乎陰陽者歟一而二二
而一者也愚非不知其不雜亦不離不離亦不雜而
爲是分岐之說以取譏於人者以必如是觀之乃得
二者之辨而其一致之意亦自可識也
動生於靜靜生於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

流行而不已也此蓋太極之本體也是豈離於一
一陽乎抑豈雜於一陰一陽乎所謂道之體用不外
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

《

讀曰

者陽之動也

○

極太

之用所以行也

《

右

之靜也

○

極太

之體所以立也

朱子

以此觀之則本體之爲全體亦可見矣謂兼有體用
也蓋泥於器而不雜於器乃所謂道也形而下者謂
之器器者各適其用形而上者謂之道道者實妙其
全

《

陰中

者

《

陽

之根也

《

陽中

者

《

陰

之根也

朱子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陽

之


根

也

說

之

陰根陽陽根陰者如此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
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向非其一本之
故則何以異形異勢而相求相合有莫知其所以然
者哉又五行亦其宗也故能相生而相尅以相成也
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其與周子陰根陽陽根
陰之說若合符節張子未必見太極圖與通書也而
其超然獨見有如此以此益信周子之太極圖不必
自种移而來也种移豈足以與於此哉


讀曰自陰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自左而下行者陽之變也
自右而下行者陰

之合也

朱子說

陽變而之陰生水及金陰合而之陽生火及木上則於一變一合之中故兩得之而居中焉下文曰上冲氣也以此

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朱子曰陽動而陰隨之所以言變合

朱子又曰陽變陰合初生水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一

愚謂陽變而生陰之水陰合而生陽之火然水太陰

也則又交於陽而生少陽之木火太陽也則又交於陰而穿乎土以生少陰之金此皆以質而語其生之序然也其水金在右火木在左則以陰陽方位而定也詳在下文

③陰盛故居右

朱說

右陰所居之方也天地人物皆然

④火陽盛故居左

朱說

左陽所居之方也天地人物皆然

何謂天地人物皆然帝出乎震說言乎兌生氣在東殺氣在西是天地左陽而右陰也男子六脉以左爲

主女子六脉以右爲主是人物亦左陽而右陰也

(木)陽稊故次火

朱子說

少陽次于太陽之下也

(金)陰稊故次水

朱子說

少陰次于太陰之下也

此皆特以陰陽方位而分固非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亦非以氣而語其行之序也然自左陽而右水陽生陰也自右水而左木陰生陽也自左木而右金陽生陰也方位雖若局定而其相交之勢則固與相生之序及推行之序不相悖也

①冲氣故居中

朱子說

冲氣卽所謂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以其無定位也故獨位之於中以見其於四行無所不在無所不該也以流行者言前乎爲木爲火者於此而成其終後乎爲金爲水者於此而成其始

太極圖本旨言陰陽生五行正當主以質而語其生之序者而是五者之氣上行於天則自木而火而土而金而水故言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於陽變

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下

變

而水火之又一合交係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

右水陰也却自左陽動而來左火陽也却自右陰
而來蓋陰陰也其根則陽陽陽也其根則陰二者互
藏其宅也誠以太極之全體無閉可破特自其體之
全而別其分之殊豈可謂是二者判然不相關者哉
今以水火二物觀之火能照物外明也而內體則實
暗非以根於陰乎水外暗不能照物也而中却虛明
能照非以根於陽乎又朱子曰水質陰而性陽火質
陽而性陰

愚謂水內則陰中有陽也分明是圖之陰靜一邊火
內暗陽中有陰也分明是圖之陽動一邊所以然者

非以陰根陽陽根陰而何

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

五氣布而四時行也

朱子

自水陰盛故居存以下至陽根陰也皆據圖中五行
定位言所謂以貴而語其生之序也自水而木而
火以下皆四時行也乃兼圖中五行數條牽系而言
所謂以氣而語其行之序也

木氣布爲春萬物以生火氣布爲夏萬物以長金氣
布爲秋萬物以歛水氣布爲冬萬物以藏土氣則爲
於四序之間萬物之生長收藏者以成此所以然

之以下二圖

朱子曰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每
春屬木而清明後十八日卽是土寄旺之時每季寄
旺十八日其七十二日惟夏季十八日土氣爲最旺
故能生秋金也

又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
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
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
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
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

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閒隔哉

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朱子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此豈卽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時序而言如春夏爲陽秋冬爲陰

所謂土之一字常折作四分看水火木金各有土氣
故象止有四而四時有土氣

危齋黃氏曰五行有生數有行數不知何故初生是
一樣流行是一樣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易簡
之義恐不如此故嘗疑其只是一樣及以造化之本
原參之人物之生育初無兩樣只是水木火金土便
是次序古人欲分別陰陽造化之殊故以水火木金
土爲言耳自一至十之數特言奇耦之數多寡耳非
謂次第如此也蓋積實之數非次第之數也大得奇
而爲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爲三故曰三生木一

極爲三以一運之圓而生二故一爲三也地得耦而爲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爲四故曰四生金二極爲四以二周之方而爲四故二爲四也水者初生之陽木者極盛之陽火者初生之陰金者極盛之陰陽極而生陰陰極而生陽故但當以水木火金土爲次序也自初生至流行皆是如此若要看法陰陽奇偶一初一盛則當曰水火木金土非謂次序如此也今以爲第一生水第二生火第三生木第四生金以爲次序則誤矣水木火金土五行之序也水火木金土分其奇耦初盛而爲言也以此觀之只是一樣無兩樣

也所謂一二三四但言一多一少多之極少之極也
初非以次序而言猶言一文兩文非謂第一名第二
名也果以次序而言之則一生水而未成水必至五
行俱足猶待第六而後成水三生火而未成火必待
五行俱足又成就了水然後第七而成火耶如此則
全不成造化亦不成義理矣

蓋五行本渾融無閒而立言之序自有別耳勉齋之
說獨精明是補朱子之所不足也

勉齋又曰六之成水也猶坎之爲卦也陽居中天
一生水也地六包於外陽少陰多而水始成七之成

火也猶離之爲卦也一陰居中地二生火也天七包於外陰少陽多而火始成坎屬陽而離爲陰以其在內爲生在外者成之也若以次序言全不成義理矣勉齋又曰五行之序某欲作三句斷之曰論得數奇偶多寡則曰水火木金土論始生之序則曰水木火金土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如此其庶幾乎勉齋又曰太極不可名狀因陰陽而後見一動一靜一晝一夜以至於一生一死一呼一吸無往而不一也因陰陽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極之所以爲陰陽者亦不出於二也非其本體之二何以使未流無往而

不二哉然也各有本末各有始終故二分爲
五行立矣蓋一陽分而爲木火一陰分而爲金水
者火之始火者木之終金者水之始水者金之終物
各有終始未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者二者各有
終始則二分爲四矣知二之無不四也則知其所以
爲是四者亦道之本體也非其本體之四何以使物
之無不四哉故二與四天下之物無不然則亦足以
見道體之本然也蓋爲太極不可名狀此亦可以見
其端倪矣體用一而顯微無閒要當以是觀之塞天
地貫古今無往不然仁義禮智特就人心而立名耳



愚謂此五行自造化言故以水木火土金爲序易大
傳天一地二章之五行是自造化之生成萬物言故
以水火木金土爲序其以水木火土金爲序者分明
是自流行之用而言也其以水火金木土居
中者分明是據對待之定位而言也論造化之生生
則當以流行者爲主論陰陽之生五行之分屬
陰陽則惟以對待之定位觀之爲明白也

○虛^⑤實^⑥附^⑦左行^⑧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

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

朱子

五殊二實五者之殊一二者之實也所以申解五

曰一陰陽之義也

無餘欠也夫五行既只是一陰陽則安容有餘欠乎其用字之義亦甚精矣

精粗本末無彼此者此所以申解陰陽一太極之義蓋分理與氣則理爲精氣爲粗所謂形而上形而下也太極者二氣之本體二氣者太極之表分是太極爲本二氣爲末也所以無彼此者蓋精而本者實包舉乎粗而末者其粗而末者實皆精而本者之所在耳故曰無彼此也明陰陽一太極也然五行一陰陽處卽便是陰陽一太極處今於彼曰五殊二實無餘

太極圖說

三

欠而於此乃曰精粗本末無彼此何與二五均氣太極對陰陽則有理氣之分也

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

朱子說

所以別太極於陰陽五行也形而上形而下之分也夫太極惟本是無故能博其有也蓋天下之有不能以自有而所謂無者實有其有也此所謂性立天下之有而天下無性外之物亦可見矣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極○無假也

朱子說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

此五行各一其性也但書洪範之五行主質其
者言太極圖之五行主氣行於天者言此爲小
據先儒亦引此爲說蓋以影出各一其性之意云
氣殊質異五行各有氣有質也或謂水火爲氣木金
爲質者恐非也

各一其○者譬如日月之光輝一也或在水或在地
或在屋同一日月之光也以水得之而爲水之光
以土得之而爲土之光以屋得之而爲屋之光
以戶得之而爲戶之光屋得之而爲屋之光
戶得之而爲戶之光也同受一日月之光也
各無欠缺故各無假借也

朱子曰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五行之小各一其性氣質雖異各一其極○言行雖有五其性則一氣殊質異其極則同蓋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曰太極者猶言性也曰五行者猶言仁義禮智信也其實仁義禮智信五者一性也一性之分則五常之德也

○水火金木之有門此無極二五之所以妙合而無條下焉美上焉者閒也說

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蓋於是遂有乾

成男坤成女之功矣

策曰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

○第四太極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

性而

男女一太極也

朱子說

此男女是天地開闢之初氣化融結而成無偏也種在天地也如身！初生之氣！是也亦無偏也各一其性者男健女順也其實道健順之所在皆太極之所在也故曰男女一太極也

男女一太極言男與女各一太極也

萬物一太極亦言物物各一太極也非謂萬物統一太極也

○第五太極萬物化生以形化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誅子

非以男女爲人萬物爲物也男女兼人與物言亦兼人與物言乾坤者男女之父母男女者萬物之父母凡男女所生先皆謂之萬物其實萬物不特男女一物也在獸之牝牡亦男女也在鳥之雌雄亦男女也朱子曰在植物亦有男女如有牡麻及竹有雄之類

或曰竹與麻之外安得一一辨其男女曰若如此
求其盡則不特植物雖鳥獸之屬亦有盡爲男者亦
有盡爲女者不能一一男女且所以爲物也如兎全
無牡蜂全無雄螺蕨亦不能生育蓋亦無雄也或曰
偏雄偏雌則何以能生育曰偏雄偏雌則其一物之
身自具夫陰陽之氣其氣當其時候則自相交感故
亦能生育故生生之理全也兩化雖不分一神自不
缺此又可見太極之全體無乎不在也翰墨全書所
載外國有男不婦女不夫而生育者則不但物爲然
人亦有然者大抵皆是得氣之支末者也

人物之初是氣化者既成人物則以形相禪是爲形
化而氣化載於其中矣易傳所謂男女構精萬物化
生者也然至今亦尚有氣化之物氣化可以兼形化
形化不能外氣化如使氣化之機息則形化滅矣但
人不及察耳

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

朱子說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

朱子說

曰惟人也則知上文所謂男女萬物者兼人與物而
言也

得其秀者氣質之秀也最靈者心也心之靈者太
之所在也故曰則所謂人極者於是乎在矣邵子曰
心爲太極爲其全也物則偏矣

大學或問曰得其正而且通者爲人得其偏而且塞
者爲物正卽秀也通卽靈也

朱子曰且如人頭同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受
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
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
知者不過只通得路如鳥之知孝獾之知祭犬但
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

與物異者此耳

又曰只一箇陰陽五行之氣滾在天地中精英者爲人查滓者爲物精英中又精英者爲聖爲賢精英之中查滓者愚不肖

然形

靜陰之爲也神動陽之發也

朱子說

形曰爲者坤作成物重濁也神曰發者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輕清也

愚謂形旣生矣神發知矣此人之所同也所謂雖上知不能無人心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也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者

正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亦據理而論之要亦有
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之理所謂危者愈危微者愈微
也似不可遽指爲實惡者言若下文小人悖之內乃
是指實惡者言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五性常
完矣純粹至善而無少有邪惡之雜矣萬化自我而
行人極自我而立天地自我而參矣下文與天地合
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正是
說聖人與天地參處此又是一條五箇圖子也
上文惟人也至萬事出矣是一條五圖子又上文無

極之真至而變化無窮焉亦是一條五圖子

五性

水①_金

之德也

朱子說

木之德爲仁火之德爲禮金之德爲義水之德爲智
土之德爲信一無極之真也此依朱子五常之說但
終是可疑蓋五性既是仁義禮智信則是純粹至善
者也自此而感動則是自性之發而爲情之正終始
本末一無極之真矣果何以兼善惡愚意周子本旨
或是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耶其未發則
性也

善惡男女之分也

朱子說

男與女相對善與惡亦兩相對此以陰陽分
而言也非謂凡男皆善凡女皆惡也類分之辭耳
朱子曰天地之閒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以
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

大傳繼善成性及太極圖說似皆謂在人者無不善
及在人乃有不善有來只是直後之意其實在天便
亦有不純乎善者故陰濁之氣必有所泄泄於人則
爲愚不肖泄之於物則爲豺狼蛇蝎之類亦天所賦
也

萬事萬物之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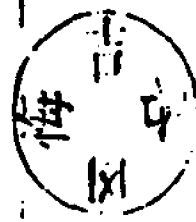
朱子說

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
出矣猶一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
焉者也

善惡分萬事出者蓋雖上智不能無人心雖下愚不
能無道心人心雖非不善之心然既自上智而下則
不能主之於靜未免一善一惡交戰相勝於是紛紛
雜揉人事始多端矣所謂天下之至亂者也則善惡
爲男女之分萬事爲萬物之象爲可見矣故經之曰
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
也

朱子說

言內懷各亦有相循之理



此以上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

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極之體

用者也朱子說

精則不雜而理欲之界限明所以安而知之不思而得也一則不貳而天理之宰制定所以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精一二字實以尚書之惟精惟一義類有同者但書本以工夫言此借以言天資

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

太極圖說

九

然不動之中

久子說

一動一靜各臻其極有蓋靜亦靜動亦靜也無極之
真常完也極者至善之謂也

如此則天下之動常貞于一矣可以成位乎其中矣
天下之故常感通寂然不動之中所謂至誠之道
可以前知誠神幾曰聖人也

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

○陽也

○太極之用所以行也

正也義也寂也所謂

○陰也

○太極之體所以立也中

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極於是

乎立而

○太極

○陰陽

○五行

○水

○火

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

所不能違矣說

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於靜也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聖子論乾坤動靜曰不專一則不能由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耳

又曰聖人中人極不說仁義禮智却說仁義中中正直智中正尤親以中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又曰中則無非禮之禮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所謂貞固足以幹事幾

既曰太極陰陽五行而又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天

地日月四時鬼神豈有出於太極陰陽五德之外哉
愚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又太極陰陽之所定者也
本易文言成語耳

圖說中正仁義而註脚言仁義中正方而仁之以
見此理之循環無端不以乾定以孰爲先孰爲後也
亦猶四時之春夏秋冬或言秋冬春夏以此見氣之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

右門序言

西山真氏曰大凡有體而後乃用如天地造化發生
於春夏而收斂於秋冬發王是用收斂是體自十月

地坤陽氣既盡似乎生氣已息不知收斂者乃所
爲發生之根自此霜雪凝固草木彫落蟲蛇伏藏微
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化實基於此須冬閉
斂藏凝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所以冬煖無霜雪則
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洩之故也人之一心亦
是如此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秘藏皆不發
露渾然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事方不差錯如春夏
之發生物物得所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
節故周子以主靜爲本程子以主敬爲本皆此理也
愚謂無欲故靜動而無欲則雖動而不失其靜矣

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

朱子說

獨言戒謹恐懼不兼謹獨者蓋主靜之意多體立而後用行也所謂君子而時中也

吉者自與吉會也敬勝怠者吉

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

朱子說

君子修之以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

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放僻邪侈更無靜時

天地人之道各一極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心

也物之始也

朱子說

蓋元亨者誠之通萬物之出機也人之仁一理也

陰也柔也義也所謂☷

陰也物之終也

蓋利貞者誠之復萬物之入機也人之義亦然也

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

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陰陽成象一極也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而剛柔成質一極也正人之道曰仁與

義而仁義成德一極也

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朱子

夫易有太極乃不出乎☵之謂此可見太極之本無
極而只在乎陰靜陽動之間也此可見周子之爲太
極圖直所以明易蓋易卦具有三極之道其義至隱

至孔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之說然後其義始彰然
又不若此圖之統體分明條貫詳備一圖立而三極
之旨著此吾儒周子之學所以爲至中至正至精至
妙盡善盡美爲吾道重開一古初大有功於伏羲大
有功於孔子大有功於來學也

愚謂太極圖與中庸同貫蓋有天命之性率性之道
焉有聖人修道之教焉有君子由教入道之功焉有
天地位萬物育之能事焉又有小人反中庸之戒焉
而太極之無所不在又以見君子之道費而隱也萬
古一理千聖一心其妙豈容以言說盡哉

周子於篇末云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釋之云云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旨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霍州學正曹端因太極圖說中有氣化形化死生之說乃述其意而作詩以自喻

氣化

太乙分兮作兩儀陰陽變合化工施生八土物都無

種此是乾坤氣化時

形化

乾坤氣化已成形男女雌雄化牡名白是生有形
化其中氣化自流行

死生

陰陽二氣聚時生到底陰陽散時死生元陰陽聚散
爲古今造化只如此

輪回

釋家不解死生由妄說輪回亂大猷不有大民先覺
老決開我後繼前修

朱子曰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另往
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
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來不傳
之秘

又曰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
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說箇道理未
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
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又
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處推將去則
是此心之仁仁卽四德之元元卽太極之動處如此

節節推將去亦自見大頭腦處若看得太極分明則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物物上皆有此箇道理元無虧欠也

又曰太極圖某若不分明別出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又曰周子太極圖經許多人不同他思量出自某逐一與他思索出得他如此精密

太極圖說終